

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器文字符号考辨

——古蜀文字“成都”的发现与试析

钱玉趾

1977年1月至1980年7月,四川青川县城郊发掘了72座战国墓葬,出土陶器400多种,铜器58件,漆器177件,木牍2件,及竹木器等。其中2件木牍及一些漆器上有文字及符号。据四川省博物馆等《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——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》载:青川墓M2:1漆卮与M26:7漆卮的底部有“成亭”二字;M41:2的漆奩底部有“成亭”二字及另外4个字符;其他一些漆器上还有一些巴蜀文字符号。^①

二件木牍置于50号墓(M50)的边箱内,其中一件正面背面计有121字,内容为更修田律,开头是:“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,王命丞相戊(茂)……”上述《简报》称:“二年”,“只能是秦武王二年”;“丞相戊”应是“左丞相甘茂。”李昭和(《青川出土木牍考》)^②说:“‘二年’应为秦武王二年,即公元前309年。”于豪亮《释青川秦墓木牍》^③也说:“二年是秦武王二年,丞相戊即甘茂。”蜀国被秦国灭亡是公元前316年,也就是说,青川木牍制作当在蜀国灭亡这后的7年内,属蜀国灭亡之后不久。

青川墓中有文字符号的一些漆器也应制作于蜀国灭亡后不久。其中漆卮与漆奩底的“成亭”是什么意思呢?它和“成都”有什么关系呢?有学者认为“成亭”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地名,与“成都”没有关系;还有的学者认为,周秦以前不存在“成都”的名称,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为了讨论、研究的方便,本文引用上述《简报》中漆器上的文字符

号的图样,图1是青川墓漆器的全部文字符号图样;图2是M26:7漆卮的文字图样;图3是M41:2漆奩的文字符号图样。

秦孝公十三年(公元前349)秦都迁至咸阳,至秦二世三年(公元前207)年,咸阳作为秦都有143年历史。咸阳城内设有市(市场),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载:“布咸阳市门,悬千金其上……”是说吕不韦令其门客著《吕氏春秋》张布于市门,凡能增减一字者奖赏千金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:秦二世“二年七月,具斯(李斯)五刑,论腰斩咸阳市。”说明咸阳设有市。秦灭蜀国之后,秦国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便在蜀地推广施行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:张若治成都,“城营广府舍,置盐、铁,市官并长、丞;修整里阊(市门),市张列肆,与咸阳同制。”张衡(公元78~139)《西京赋》描述秦国故都、汉代初都的咸阳:“尔乃廓开九市,通阊带阊。旗亭五重,俯察百隧。”其中,“市”是买货物的场所;“阊”是护卫市的垣墙;“阊”是市的门;“旗亭”是建于市中管理市场的市楼,楼上竖有旗。《木兰辞》写木兰代父从军出发前去市场购物: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鞞。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。”其中,“市”即市场。

在今咸阳市东长陵车站、窑店一带陆续发现有战国时代的遗迹、遗物,出土的陶器上印有“咸阳”、“咸里”、“咸亭”;也有的陶器上印有“咸阳市”、“咸阳亭”等文字。据研究认为,“咸亭”是“咸阳亭”的简称;“亭”是“市”中“旗亭”的简称,是管理市场之市楼。因此,“咸

亭”应是“咸阳旗亭”的简称。^④

蜀国被秦灭之后，成都即“与咸阳同制”，因此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：“成亭”应是“成都亭”的简称，也是“成都旗亭”的简称。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漆卮与漆奩上的“成亭”就有了较为可信的解释。基于此，我们可获得三项明晰的认识：

1. 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器上的“成亭”，是“成都旗亭”的简称，“成亭”不是单独的城市或邑、县的名称。

2. 在公元前 316 年（蜀国灭亡）左右，“成都”的名称已经存在了。

3. 青川县位于四川北部白龙江下游，地处川、甘、陕三省交界处，成都至咸阳的中间地带。蜀灭后不久，成都的漆器已经流布青川，说明其时成都的漆器生产产业极为发达。这个漆器产业应是蜀国原有产业，而不是秦地输入的产业或技术。

还有一个须要特别加以探讨的问题，就是 M41:2 漆奩底部除了 2 组“成亭”以外，还有 4 个字符，它们是什么文字符号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年前，我在撰写《三星堆文化》^⑤一书中《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》一章时，就想把这 4 个字符与“成亭”对应起来，认为这 4 个字符是古蜀文字，表达的是“成亭”2 个字的意思。可是，再往深处想，这 4 个字各不相同，而 2 个“成亭”虽也是 4 个字符，且是两两相同，只能算 2 个字符，让 4 个字符对应“成亭”（2 字），总觉不妥。因此，当时没敢确定，便把问题搁置了起来。

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杜宇（望帝）“移治郫邑（在今郫县城北），或治瞿上（在今双流县）”，“开明王（开明九世或五世）自梦廓移，乃徙治成都”。开明王朝传位 12 世，至公元前 316 年被秦灭亡，开明帝九世当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。五世开明当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。秦

灭蜀国时，成都作为蜀国国都已有约 80 年或 180 年的历史了。

蜀国灭亡不久（尤其是最初数年）在成都无疑会有许多人识读，书写古蜀文字，在成都制造的漆器上会有古蜀文字，应在情理之中。

在青川战国墓出土的 13 件漆器上，约有 43 个文符号，其中，属战国秦系文字的有：成（4 个）、亭（4 个）、东（1 个）、王（1 个），计 10 个；有古蜀文字符号约 33 个，约占总数的 76.7%，占绝对多数。其中的一些字符，与四川新都出土的铜戈铭文^⑥（见图 5A）、四川郫县张家碾出土的铜戈铭文^⑦（见图 5B）、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铜戈铭文^⑧（见图 5C）、以及四川什邡元石镇出土的铜戈铭文^⑨（见图 5D）等的某些字符极相似，如 M2:8 双耳比盒上的一些字符，M36:5 耳杯底的一些字符，M37:3 耳杯底的一个字符。现在重点讨论 M41:2 漆奩上的字符（见图 3），与 M2:1 及 M26:7 漆卮的文字相比较，有三项不同：

1. 漆卮上只有“成亭”2 组 4 字，没有古蜀文字符号；漆奩上有“成亭”2 组 4 字，有古蜀文字符号 4 个。

2. 漆卮上的“成亭”写得比较正规；漆奩上的“成亭”写得不够正规，甚至残缺。“成”字应在“戊”中心有个“丁”字，可是，其中一个是一长横下加一短横，另一个只有一短横，写成了“戊”。

3. 漆卮及漆奩上的“成亭”由实线笔画写成，漆奩上的古蜀文字符号用点画表示。但是，如将点画连接成实线笔画，其字形优美而结构合理，显示书写者有娴熟的技巧。连成实线笔画的第一字符见图 4A、第二字符见图 4B、第三字符见图 4C、第四字符见图 4D（四字符的大小与排列稍有调整）。

据以上特点，我们认为，漆奩文字符号的书写者，可能是一个熟悉古蜀文字而不太熟悉秦系文字的蜀人；当时秦国官员可能已规定

秦系文字为蜀地通用文字，而蜀地许多人还不太认识秦系文字，所以，在书写了秦系文字之后，又用古蜀文字作注，用点画表示。

本文前面已论及，漆奁上的“成亭”是“成都旗亭”的简称。据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认为：漆奁上的秦系文字“成亭”是简称，古蜀文字符号(4个)则是“成都旗亭”的全称；上部二字是“成都”的古蜀文字，下部二字是“旗亭”的古蜀文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部二字与下部二字的字形、结构及书写风格极不相同。我们认为，上部二字(图4A、4B)可能在开明王朝，甚至在杜宇王朝就已存在的古蜀文字，可与秦系文字“成都”现成对应、对译；下部二字(旗亭)，可能是蜀国没有“旗亭”这样的机构(市场管理机构)及名称，在秦灭蜀后新造出的字符(直线笔画较多，与秦系文字接近，也可能参照“旗亭”的外观构形)，因而造成上下二部分字形的差别。

上部二字，是“成都”的古蜀文字形态。因为用点画表述，我们用实线连画后，会出现两种情况：

- I. 第一字中的横画直穿过弧形笔画；
- II. 第一字中的横画不穿过弧形笔画，弧形笔画外侧是单独的点画。

以上两种情况的区别不是太大，本文以I式字形为主进行分析。为什么是这种形态？试作如下解析：

1. 从字形上看。前面已说及的新都铭文戈、郫县铭文戈、峨眉铭文戈及什邡铭文戈上的文字，都有直线笔画穿过弧形笔画的结构部件，与漆奁A式字形的结构相似。第一字(图4A)中的这个横向部件可能表示戈、剑、箭矢之类的兵器，其竖向部件可能表示城墙或防御性栅栏。整字的意思可能是：有兵器防卫之所。

第二字(图4B)的横向带弯折的笔画，可能表示土地；竖画(微曲)可能表示从地下长出的植物(或谷物)，顶端呈V形张开，好像是两片叶子。整字的意思可能是：能生长植物(或谷物)的地方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黑水之间，有都广之野，后稷葬焉。爰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膏稷。百谷自生，冬夏播琴(播种)。鸾鸟自歌，凤鸟自舞。”其中“都广”又称“广都”，今四川双流县。“都广之野”实指成都平原，以上记载说明成都平原地理条件优越而富庶。其中的“百谷自生”，用第二个字符表达，可谓抓住了成都平原的精妙。第一、二字(图4A、4B)连起来，可能表示“富庶的有坚固防卫的地方(或城市)”

说来也巧，《说文》说：成“从戊，丁声”。徐中舒主编《甲骨文字典》载：成，“西周金文则从戊丁声”、“成汤之成从戊丁声”。戊、戌、成，三字的部首都是戈，都包含有兵器。“成”字中有“戈”，有“丁”，意思是有兵器有人丁(壮丁)，就能成功。漆奁上第一字(图4A)中也有兵器。《说文》说：“土，地之吐生物者也。”漆奁上第二字(图4B)是植物从地下长出之形。这两个字的构成，与秦系文字“成都”的构成似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在“成都”的文字构形方面，华夏族与古蜀族似乎有相同的理念。

2. 从与古彝文的关联看。笔者《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的关系》^⑩《古蜀地存在过拼言文字再探》^⑪分析了古蜀人与古彝人的民族迁移与风俗习惯，认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一部分就是彝族先民的一个支系，彝族先民的支系就是三星堆文化的居民；同时分析了两者的文字，认为古蜀文字与彝族文字的亲缘关系。我们暂时没找到彝文文献中与漆奁上一、二字符(图4A、4B)相同的字符。马学良主编《彝文丛刻》^⑫与《彝文金石图录·安四斤墓碑》^⑬中有2个字符(见图6A、6B)，图6B

彝文字符意为“天”，与漆奩第一字符(图 4A)的右半部分相似，只是横画的弯勾方向向上(在古文字中，包括甲骨文与古彝文，构件的位置与笔画的方向常有变化)。图 6A 的彝文字符意为“生”，与漆奩第一字符(图 4A)的左半部分相似，左右合起来，则有“天生”的意思。第二字符(图 4B)仍作“地方”解，两字符(图 4A、4B)合起来，则有“天生地之”的意思。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有：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，草树云山如锦绣，秦川得及此间无？”李白也认为“成都”是天开、天生，与古蜀人的看法微妙巧合，这大概与成都的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。

更有意思的是读音方面的巧合。彝文字符(图 6B)读 du、(图 6A)读 m，连接起来顺读为 du-m(都姆)，倒读为 m-du(姆都)，其中，du(都)是主要的音节，读快了听起来就是 du(都)的音节。第二个字符(图 4B)如与“成”的读音相似或相近，二字连起顺读即为“都成”，倒读即为“成都”。

上述彝文文献里还有 2 个字符(见图 6C、6D)与漆奩字符图 4B 相似，彝文字符图 6C 是“田”的意思，图 6D 是所(处所)的意思，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前考读 te，后都读 ku 在读音上与“成”相去较远。马学良《彝族文化史》^⑧说：彝文大量存在异体别字的现象；彝语“划分为北部、东部、南部、东南部、西部、中部六方言”、“六大方言有一定的差别”。加上不同历史时期的读音都可能有变化，相同的字词，有不同的读音是难免的；相近或相似的字词，有不同的读音更是难免的。如彝族六族共祖“笃慕”，又有“仲牟由”、“隆穆”、“祝明”、“居木”等不同称谓。

《蜀王本纪》说“蜀左言”，左言应与华夏族的右言不同。华夏族说“公鸡”、“母鸡”、“公牛”、“母牛”，彝族则说“鸡公”、“鸡母”、“牛公”、“牛母”。古蜀族的左言应与彝族的语言

类似^⑨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黑水之间，有都广之野。”《淮南·地形》有“建木在都广，盖天地之中也”。“都广”指今四川双流县(现属成都市管辖)，杨慎《山海经补注》说：“黑水广都，今之成都也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·集解》作“广都之野”，张衡《思玄赋》也作“广都”。《艺文类聚》及《太平御览》有时写作“都广”，有时写作“广都”，“都广”应是古蜀语言的说法，“广都”应是华夏族语言的说法。联系到前面说的，“都成”可能是古蜀语言的说法，“成都”可能是华夏族语言的说法，它们应是同一城市名称的不同表述。

2001 年初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沙遗址进行发掘，出土金器、铜器、玉器、石器、象牙等珍贵文物 2000 余件。有关考古工作者认为：金沙遗址的年代上限当在商代晚期，其下限可至春秋时期；金沙遗址是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遗址，可能为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^⑩。这说明，在开明九世(或五世)将国都迁往成都之前，成都早已成为都邑了。

还须说及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“舜耕历山……渔雷泽……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”《正义》解：“聚，村落也”；“《周礼》郊野法云‘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，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。’”《正义》又说：“《括地志》云‘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，即舜所都也。南去历山不远。’”据《水经注》说：历山雷泽，今山东境内。以上“三年成都”中“成”是动词，是“成为”的意思；“都”是舜所都，与四川的成都没有关系。

宋人乐史的《太平寰宇记》(卷七二)说：“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，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因之名曰‘成都’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周后稷，名弃。”后稷，就是周太王。《正义》说：“《地理志》云右扶风美阳县岐山在西北中水乡，周太王所邑。《括地志》去：‘故周城一名

成高 王 M1:1 连几 (底)
 M26:7 漆底 (底)
 東 M26:8 耳杯 (底)
 王 王 M26:12 漆底 (底)
 畫 M37:3 耳杯 (底)

漆 漆 M41:2 漆底 (底)

X 受 M40 耳杯 (厚底)

2 M31:1 耳杯 (厚)

7 7 M26:9 耳杯 (厚)

M36:5 耳杯 (底)

M2:8 双耳奩盒

M2:8 双耳奩盒

M2:8 双耳奩盒

M2:8 双耳奩盒

M2:8 双耳奩盒

M1:8 双耳奩盒

M1:15 漆碗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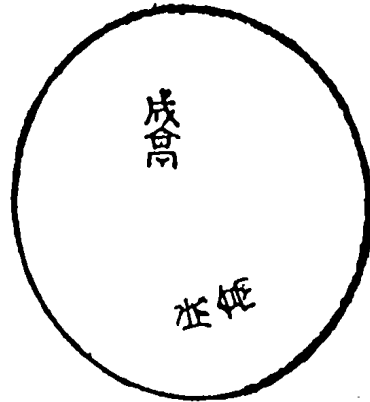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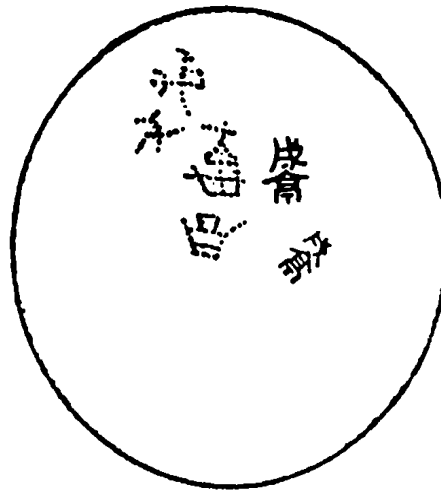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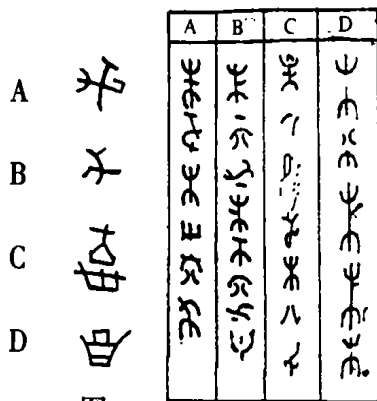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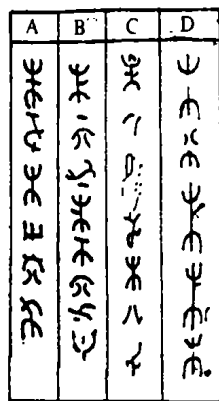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

成 高 王 東
 A B C D

图6



图7

美阳城，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，即太王城也。”商周时代的岐，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，周太王“二年成都”之“都”在岐下，与四川成都没有关系。

一些学者据以上“三年成都”、“二年成都”说是“成都”由此得名，实属不妥。现在，一些介绍成都的旅游书刊，还在引用以上说法，亦属不妥。

2001年2月在成都市金沙村出土一件太阳神鸟金箔（见《金沙淘珍》中李绪成《太阳神鸟》金箔摄影^⑩）由极薄的金片镂刻而成。金箔圆形中空，外圈有4只神鸟（缕空）首尾相随，像在围绕圆心飞翔，内圈有12条弧形舌状（前尖）刻条向内斜伸。中空的圆心呈现出一轮白色圆形太阳，似乎正顺时针方向旋转，放射出12条弧形光焰。太阳神鸟图案设计精美，造型生动，颇富现代气息，堪称我国商周时代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。

联系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黑水之间，有都广之野……百谷自生，冬夏播琴（播种）。鸾鸟自歌，凤鸟自舞。”太阳神鸟金箔上的神鸟，应该是这种自歌的鸾鸟、自舞的凤鸟。金箔的中心位置是一个空缺，据金沙遗址的发掘与《山海经》的记载，我们有理由推测，金箔中心应有图形或文字，用以表示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，有“百谷自生”与金属冶炼的青铜兵器的护卫等等。如用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奁上的古蜀文字“成都”置于中心位置，正好能表达上述意义。金箔内圈（“成都”二字外缘）应有圆形弧线，上端开口，下端合拢下延“二江抱流”成都。圆形弧线内还应有2个椭圆形的鸾鸟、凤鸟的蛋，位于中部两侧，象征鸾鸟、凤鸟繁衍不息，也象征古蜀文化繁衍不息，世象征古蜀文化繁衍不息。圆形弧线底注有拼音 CHENGDU，是为便于今人认读，原有实物上是不会有的。这样的图形可能是古蜀时代成都的徽图（见图7），这个图蕴涵有李白“九天开出一成都”的精义，秘寓着天府之国

繁华中心的古意。

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，证明古蜀族已经有了文字，当然会有古蜀文字书写的“成都”的名称。至于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漆奁上的古蜀文字是不是“成都”的名称，本文只是初次试析，有待进一步研究控讨。

（作者：省科协高工）

注释：

①四川省博物馆、青川县文化馆：《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——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1期。

②李昭和：《青川出土木牍文字简考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1期。

③于豪亮：《释青川秦墓木牍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1期。

④参见李学勤：《秦国文物的新认识》，《文物》1980年第9期；袁仲一：《秦代的市、亭陶文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0年第1期；王学理：《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四辑。

⑤⑥⑦⑧⑩：屈小强、李殿元、段渝主编：《三星堆文化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⑨《什邡馆藏文物集释》，四川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⑩钱玉趾：《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的关系》，《成都文物》1996年第4期。

⑪钱玉趾：《古蜀地存在过拼言文字再探》，《四川文物》1989年第4期。

⑫马学良主编：《夔文丛刻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⑬贵州毕节地区民委等：《彝文金石图录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⑭马学良等：《彝族文化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⑮朱章义、张擎、王方：《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、发掘与意义》，《四川文物》2002年第2期。

⑯李绪成：《太阳神鸟》摄影，《成都文物》2001年第1期封面。